

，被用花轎抬到朱宅，循例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女士在大婚之夕乘隙從後門遁去，乃出國留學，與熊氏結婚時，毛女士已三十三歲。

熊毛結婚的喜筵席上，佳話頗多，來賓當眾要求熊新郎說出剃鬚原因和報告戀愛經過，熊老被催促不過，只好挺身而起答道：「各位所說無非謂我已老，殊不知所謂老少，不能單以年齡為準，老年人精神好，環境好，意志並不衰老，也可以和少年人一樣的結婚；假如一個青年人精神不好，意志頹唐，時想自殺，他雖是青年，亦可謂之衰老，就不必結婚。」

「至于為我剃去冉冉長鬚而可惜，但是我認為無所謂可惜，蓋一個人僅此一些鬚髮尚不能犧牲，則何能為國家為社會作事，所以我毅然肯犧牲。」

牲此隨吾十多年的長鬚而與毛女士結婚。」

在數百掌聲之中，熊氏談述他和毛彥文的戀愛經過。他說：「毛女士與我的亡室朱氏本是老同學，因此我和毛女士相識已經十多年，不過我第一次去信向毛女士講愛情，他的回信竟稱我作「老伯父」，當時我追求毛女士的心幾乎嚇退一半，但是我仍再接再厲，她的第二次回信，已把「老」字刪掉，但稱伯父，我便更加一心一意向前直進，所以方有今日大功告成的結婚。」云云。

來賓致送的賀聯中頗多妙拾，如門生劉輔宣聯：「鳳凰于飛，詳兆熊夢，琴瑟靜好，樂譜毛詩。」崔通約聯：「老夫六六，新妻三三，老夫新妻九九；白髮雙雙，紅顏對對，白髮紅顏齊眉。」

眉。」

熊希齡先生逝世時還不滿六十八歲。他生平愛談話，不甚喜筆述，他自謂對於從光緒末年到民國初年的政治內幕知道很多也很詳細，可惜他並沒有留下年譜或自傳之類，也沒有其他著述，這是很可惋惜的。

在熊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日，「未亡人」熊毛彥文曾撰寫「沉痛的回憶」一文，內有：「際此世亂日亟，烽火遍地，先生得長眠不視，未始非福。但我還要痛苦的活下去，緬懷前情，掩涕不已，來日大難，將何避免？」真是傷心人語，不忍卒讀。

狀元境有個活神仙

——七十雜憶之五——

徐志道

過狀元境訪命相家
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中旬，憲兵司令部命令我晉升上校處長（軍委會令，十月始下達），谷正倫司令召見鼓勵我說：

「現在各先進國家的憲兵，以法國和日本辦

的比較有名，你對於憲兵這兵科，可說已經上路了，我報告過 委員長，送你進法國憲兵學校，你現在就要開始準備準備，等經費核定下來，即可辦理出國手續。」

我遂往商宋老師，為我夜間惡補法文，一面請教赴法一切手續，以及到法後的生活、費用、

社交規範等等，準備就緒，靜待命令，想不到一等再等，司令官未再提起，我很覺奇怪，有一次乘便請示，才知經費尚未批准。我向來不信看八字算命，九月間的一天午後下班，行經司令部右首一條街道口，這條街道，彷彿記得稱做「狀元境」，一邊的街口靠道署街，另一邊街口左轉通

白下路，右轉至夫子廟，我走進狀元境，瞥見左側一家店門前，懸有葛紹陶命相的招牌（這位命相先生當時在南京很有名），腦際一閃，突然想起，自任特務營長以來，怎的千磨百折，現在擬進法國憲兵學校的事，又一拖再拖，是否還有磨折？何不進去占卜一下。一面想，一面就入門走進命相先生的房間，此時室內並無客人，他見我入內，即招呼我坐在他對面的桌旁，問我卜卦還是算命，我說，請先生排排八字，推算推算機運。他就拿起筆來，問我生辰八字，我一面說，他一面在紙上記，生辰八字報完，他抬起左手，用大拇指，在其他四個手指上掐來掐去的算，掐指寫寫，有時搖幾下頭，有時連連點頭，足足就了十多分鐘，抬起頭來注視我的面孔，又要我伸出左手掌讓他看看，凝思了一會，才對我說：

「你的八字主貴……咳，咳……不過你是一生勞碌，譬如說有一種新開創的或是艱險的事，就會有人要你去幹，要你去負責，等到開創有成，或者艱險過去了，那就沒你的份了，這也可以說是，你胼手胝足的去開創，去冒險犯難，人家來享其成。你命中的官運，武官只能到中將，文官可以到特任，假如有機會的話，走向文官之路，倒是於你有利的。」

說到這裏，俯首翻閱一本原置在桌上的線裝命相書，看了又看，頓下，搖搖頭說：

「按照八字推算，你有相當高的智慧，也有深遠的謀劃，可惜的是，所謂曲高和寡，你縱竭盡心力，人家却來個壁上觀，看你赤手空拳去闖，甚至有人還要妒忌你，打擊你。我看你的性格有點孤傲，只顧到那「公」與「忠」字，而不顧談人情，打交道，所以在你的意識中，認為這是國家的事，人人應該共同努力，你那知人心不會都和你一樣，因此本可達成的事，往往半途發生阻礙，功敗垂成，這是你天真吃虧的地方。」接着又審視我的面部，笑笑說：

「好在你的為人很厚道，不願與人計較權利，就八字來看，你缺少財庫，五十歲以後，經濟雖不寬裕，但生活總是漸漸輕鬆了。」

我仔細的聽了，一時覺不出靈驗不靈驗，以前我也曾聽人談過，任何命相先生，不論其研究的命相學如何深奧，談過去的往往靈驗，未來的很難有準，今天聽那命相先生所說的，想到我任特務營長以後的經歷，有許多地方似乎算得很準，未來如何，那就無法知道了，因即接道：

「我想請教一件事可以嗎？」

他問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我說：

「請你算一算，我有沒有到外國去的機會？」

他掐指算了算，忙又翻着那本線裝命相書看了看說：

「有機會。」

我再問他：

「如果有機會到了外國，能居留多久時間？」

他又翻那本書查看了說：

「大約一個多月，不會太久。」

我一聽這話，對他就失去了信心，試想短短

一個多月，還能留什麼學，這不是胡說八道嗎？遂帶着開玩笑的口吻說：

「先生！我是想去外國進學校，你說只有一個多月，那有此可能嗎？」他也就辯說：

「我是依據你的生辰八字，配合時令來推算，你有出國的機會，至於時間只有一個多月，也是按時令配合算出，不會有錯，我以為出國，不一定是進學校，比如說出國遊歷，出國考察，不也是一樣嗎？再說：假如你是担任公職的，與其外國學校進修兩三年，何如在國內再努力兩三年，不更有成就嗎？」

我聽他滔滔不絕的講出這段道理，覺得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好裝作信以為真的問：

「據先生的推斷，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出國？」

他沉思了一下，仍翻那本命相書查看，一頁一頁的翻來翻去，翻查了很久，才嗯了一聲說：

「奇怪！照命書上所說的推斷，馬上就要出國，最遲也不會超過下個月。就常例論，這樣短促的時間，連手續都辦不及，似乎不可能，可是按照命書推斷如此，所以說奇怪啊！」

我聽了，真覺有點茫茫然，暗想去進法國憲兵學校的事，有沒有變化還不敢料，就是不會變化，經費何時批下，亦不可知，馬上就要出國，豈非夢囈？這時天已黑暗下來，想再問也是無益，隨即付了命相規費，頹喪地回家。

鐵口靈驗旅日一月

天下就有那麼巧的事，第二天下午五點鐘稍

過，谷司令匆匆來到司令部，即命副官招呼我上樓（司令與參謀長的辦公室均在樓上位於斜對面的兩個房間），我跨進辦公室，谷司令即示意我在他的桌旁椅子坐下說：

「剛才我去見何部長（指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敬公），部長告訴我，昨天日本駐華武官向我表示，近來中日邦交，好像益見疏遠，以前我們常常選送學生到日本去留學，近年來不但沒有人去留學，連派去考察考察的人也沒有了，部長交代我，即由憲兵中選派軍官數人，儘速前去日本考察，敷衍一下，到了日本後的一切手續，均由那武官負責安排，不需要護照，我考慮派遣四人，除考察日本憲兵外，順便考察考察他們的警察，時間大約一個月左右就可以，你趕快寫一份考察計劃，明天午前送來，下午我送給何部長去看。」

我奉命後，當天晚上熬了一個通宵，再四斟酌修改，才算完稿，翌日上班交書記繕正，準時交卷。大約隔了兩天的一個上午九點多鐘，蕭參謀長約我到他的辦公室，遞給我一張考察人員名單，原來是他寫的便條，他說：

「司令官交代，請你馬上準備他們出發的許多應辦事項」。一看名單上寫的赴日考察人員是韓文煥、周鏡人、方濂瑕等三人，我覺得很奇怪，那天司令官交代我寫考察計劃的時候，明明是說派遣四人，所以我在計劃內列的經費行裝等預算，均以四人為準，現在忽又減了一人，豈不是要修改預算嗎？因即詢問說：

「司令官那天命我寫考察計劃，我記得是派四人，現在既為三人，那麼，經費預算就不需

這樣多了。」

蕭參謀長怔了一怔說：

「沒有變動呀，仍是四人嘛！」

這真弄得我有點糊塗了，我就把他寫的名單送到他面前說：

「參謀長！你看看，是不是漏寫了？」

他啞了一聲說：

「司令官沒有告訴你嗎？」

我答說：

「司令官沒有向我提起是些什麼人。」

他忽的笑了起來說：

「還有一位就是你啊！難道你自己的名字，還要我替你列進去嗎？」

這在我的想像中，谷司令是準備派我進法國憲兵學校的，並且說是報告過 委員長，只等經費批准下來，想也不致有何變動，司令官既未對我提起，派我去日本考察，自更想不到我也在這四人之內。現在聽了蕭參謀長如此說，我立即想起了命相先生的話：時間大約一個多月，不會太久。命相先生的話，倘果靈驗，那麼，我進法國憲兵學校的原案，恐怕就成畫餅了。從那天起，我就趕着辦理四人的出國事務，包括每人趕製西裝一套（軍裝自備），西裝襯衫兩件，黑色禮帽一頂，皮鞋一雙，連同練習外國宴會與交際儀節等時間在內，差不多準備了十來天，才於十月上旬離京赴上海（我的處長職務，由蕭參謀長兼代）

，搭乘輪船至日本神戶，轉至大阪留宿一宵，再乘火車到達東京。我們在途中均穿憲兵軍官制服，沿途並無查詢及留難等情事，在大阪至東京的

火車上，但見乘客秩序井然，穿着制服的日本隨車警察，經過我們坐位，還均向我們敬禮，於此可見日本武官安排的週到。是晚住在一家中等的ホテル（已忘其名）內，大家睡在塌塌米上，眼看他們都睡着了，我還不停的胡思亂想，想到那位命相先生的話，不但推算過去的很靈驗，未來的——這一次出國來到日本考察，說的也像預先見到的一樣，難道一個人真的要命運支配嗎？

東洋憲兵威風凜凜

我們在那家ホテル休息，逛街就攔了兩天，次日訪我駐日大使館，承許世英大使盛情款待，攝影留念，許大使還告訴我們許多有關日本的情況，現在台灣的國民大會代表沈立人兄，他原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，其時正在日本工作，是日亦在座晤談，使我們獲得更多的參考資料。之後，首先訪問日本憲兵司令部，參觀他們的幕僚作業，由憲兵司令中島（也許稱川島，已記不清楚）中將親自接待，舉行簡報，報告日本憲兵的歷史、沿革、編制、勤務、訓練、教育等，並即席贈送各項有關憲兵的資料，繼即觀察他們的業務處理，他們是完全分層負責的，比如，一位下士官（等於我國軍的下士）處理他職權範圍內的事務，上級絕不干涉，其有須經上級瞭解者，送呈上級簽字後執行，不須上級瞭解者，逕自執行，既無越權掣肘之弊，故其辦事效率甚高，益以日本憲兵素質之優暨其處事能力之強，因能享譽於

世，實值吾人效法。晚間，中島司令設宴招待，充分顯示友善，宴後，指定××憲兵大佐（等於我國軍的上校階，已忘其名）負責為我們嚮導。

從那時起，這位憲兵大佐就經常陪同我們行動，為我們聯絡安排要訪問的各地憲警單位，東京警視廳暨東京憲兵隊，是我們要訪問的主要單位，經照樣作官式的分別訪談之後，前在我們憲兵軍官講習會擔任偵探學教官的長友大尉，此時供職日本憲兵司令部，已晉升中佐階，知道在東京的幾個高級憲警單位，我們考察已告一段落，乃邀我們於一天的晚上，至其寓所晚餐敘舊，時間約在下午六點鐘，我們準時到達，他下班還沒回來，由其夫人親送茶點招呼（未見有傭人），約摸過了三五分鐘，門鈴聲響，只見其夫人急忙趨至玄關（進門處）跪下迎接，一同入內，其後送酒、送飯、送菜、送點心，均由其夫人捧至桌旁跪下端上，弄得我們非常侷促不安，真想不到日本的先生們，把太太看做傭人還不如，和我國的風俗習慣，幾乎完全相反（我中國的先生們，有的反要侍候太太）。席間問起憲兵學教官加藤先生，才知已被派往我國的東三省，擔任憲兵隊長。提起東三省，就連想到五年前的九一八事變，這是我們中日邦交上非常遺憾的一件事，其後更演變得不可回首了。長友先生對我們這次到日本考察，表示很關心的告訴我們：

「日本的憲兵和警察，我雖不敢說如何的好，但比諸法國、英國、美國等幾個大國家的憲警，我相信不會有什麼遜色的，你們考察的幾個高級憲警機關，不過瞭解日本憲警的體制、執掌、

和業務處理等若干範例，至於外勤憲兵的紀律、職權，以及對軍民的影響力，則非實地去考察，是不易體會得到的。」

我們表示感謝他的指示，乘便請教他實施考察的路徑，他稍一沉思說：

「你們考察的時間有限，不可能走遍日本全境，我的意思，你們都還沒有來過日本，不妨選擇幾個工商繁盛及名勝處所，一面遊覽，一面可以觀察憲警的外勤活動。」

是晚賓主盡歡，依依告別。第二天起，我們就由××憲兵大佐陪同，開始遊覽東京繁盛地區如銀座、名勝如天皇宮、以及劇場戲院等遊樂場所，再至橫濱、名古屋、香根、富士山等地遊覽。我們在許多地方，看到日本憲警的外勤活動，優點頗多，大體言之，紀律極嚴，除執行勤務者外，甚少遇見穿着制服之憲警，出現於市街；職權甚高，違紀軍人對於憲兵之糾正，不敢稍有違抗，人民對於警察之查詢或指示，遵奉惟謹，不敢稍有隱匿或陽奉陰違，雖有人謂這是軍國主義時代的憲警，但我總認為這是國家的安定力量，可供我們借鏡的。日本憲兵巡邏，都是兩人一組，乘馬來往，白日班次較少，夜間班次較多，倘有滋事違紀軍人，發現巡邏憲兵，立即走避，倘被喝止，則無敢逃逸，其情節輕微者，訓誡後揮手使去，情節較重者，記其部隊番號與姓名，飭至所在憲兵隊或分隊報到，等候回隊處理，既可節省兵力，復能收處事便捷之效，此又日本憲兵之所長。警察方面，我們祇見到交通警察與巡邏警察，均穿制服，其他如刑事警察、司法警察

、戶籍警察、及特業警察等，未曾見有穿着制服執行勤務，記得有一次，我們在一家日本小吃店吃料理，有來到店內查詢人口異動者，因其身穿便衣，初不知其為警察，迨其開始查詢、記錄，方悟其為戶籍警察，居民對之，極為敬重，問必正容詳答，我曾以生硬的日語，詢其每一戶籍警察的管轄範圍，據云一百二十戶至二百戶。日本戶籍管理嚴密，鮮聞有空戶、假戶等不法情事，故在此時日本之軍風紀與地方治安，均極良好，憲警之關係至大。以上略舉目視之一、二事例，當時均列於考察報告書內，惜檔案恐已無存，否則今日或尚有若干參考價值也。我們在日本約摸一個月，搜集憲警資料，亦相當豐富，鑑於預定時間已屆，遂電報谷司令，整裝返國。

狀元境再訪活神仙

我們於十一月十天左右，先後返抵南京（四方二兄欲另遊一名勝地，遲回二、三日），會同谷司令報告考察經過，谷司令認為很有收穫，頻頻頷首嘉勉，命即編寫考察報告，備送何部長核閱，韓兄等均以急須返回原屬單位為詞，同聲推我起草，我雖心有所不願，惟以谷司令一直含笑點頭，未再作何指示，只得默認下來。我旋又訪見蕭參謀長，謝其兼代總務處長的厚意，就便報告些在日期間見聞瑣事，並告以尚須編寫考察報告，不能即時回處辦公，表示仍請偏勞。次日攜帶全部考察資料及個人筆記，至舊江寧府憲兵訓練所，利用兼所長辦公房間，開始整理起草。

報告書內，除詳敘考察經過、訪問單位、遊覽觀察地區、暨日本憲警內外動各具之優點外，尤強調日本憲兵之組織編制。當時之日本憲兵司令部以下，隊為最高單位，冠以地名，例如東京憲兵隊，大阪憲兵隊是，隊長通常為大佐階，隊以下為分隊，分隊以下為小隊，隊下之分隊數，端視勤務區之大小，駐軍及區內人口之多寡，及所在地之特性與環境（例如軍事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等）需要，並不固定。憲兵隊冠以地名而不用番號，此與我在憲兵改造方案中，地方憲兵之構想，不謀而合，至於編組方面，較我所構想之隸屬指揮級數，更為簡少，故其聯繫指揮與業務處理，敏捷而靈活，殊值吾人參考也。當我編寫考察報告時，往往連想到憲警服動，應有較為充實之參考書籍，方有所依憑，因於考察報告脫稿後，隨即參照我國頒行的憲警法令與有關著述，暨自日本搜集的憲警資料，編著憲警常識一書，期供我憲警人員作為參考教材。大約忙碌了四個星期的那一天（十二月十三）早晨，突然傳出西安事變領袖蒙難的消息（即舉世週知的雙十二事變），這真是晴天霹靂，全國震驚，我意識到谷司令必已獲知事變真相，急忙趕至司令部覓見未遇，轉入蕭參謀長辦公室，才知谷司令已去軍委會、軍政部聯絡。這是張學良、楊虎城等被匪陰謀利用，發動的叛逆行爲，妄圖劫持領袖，作為政治要挾，幾使國事前途，陷於不堪設想之境，幸好張揚在我中央軍壓力與領袖威武不屈、寬仁感召之下，悔悟轉變，不久，即由張學良伴侍領袖自西安飛洛陽，轉回南京，民衆聞訊，歡欣

若狂，到處炮竹喧天，大街小巷，滿是領袖萬歲呼聲，結束了此一變局，領袖旋返溪口休息。我編寫的考察報告與憲警常識，於十二月底完成，除考察報告呈交谷司令外，並陳述我編著憲警常識一書的動機，一併呈閱，倍蒙嘉許。廿六年一月初。我回司令部總務處恢復辦公，谷司令諭我：你著的那本憲警常識，內容頗為充實，你費了很多心力，應該歸你自己出版，由司令部通知各憲兵團和警察單位購用。這在我的本意是無條件貢獻於憲警，由司令部印刷，發給憲兵部隊，警察方面如認為有需要，不妨酌量收回印刷費，谷司令現既如此體貼，我只好試辦，第一次印了五百本，不多幾時就售完了，正想續印第二版，不料忽有新任命離京，後來還是由司令部增印了二千不知三千册，分發給各團應用。

我對於担任總務一職，時感非己所長，一天午后又經過狀元境，上次那位命相先生的門前，頓想起前次他替我推算的八字，好像算得很靈驗，尤其他翻閱的那本書，覺得大有道理，何妨再去聊聊，就不加思索的走了進去，見他正替另一位客人批命，我只得在進門旁邊的一張空椅坐下等候，一面取出筆記簿撕下紙片，寫好生辰八字，待那客人離去，我即趨至其桌前，他說聲請坐，我就在其對面坐下，抬手將寫好的生辰八字遞給他，那天我穿的是中山裝，算命客人多，他自然記不得我的面貌，他看過了生辰八字，掐指算了一算，又望望我的面孔（我猜也許就是所謂看氣色）說：

我故意答說：

「不，是低級公務員。」

他低頭沉思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「先生要問什麼事？」我告訴他：現在担任的工作，和我的個性不甚適合，很想調動一下職務，不知道短期內有沒有機會，請替我推算推算！他忙翻閱那本線裝書（那本書的面頁，沒有標註書名，又不便詢問，所以無從購得，最近與國大代表張世希陳會瑞二兄閒談提及，原來張兄肄業大學時，亦曾研究命理，據告，這一定是「鐵板神書」，也許可以買得到），見他足足翻了二十頁，才抬頭對我說：

「有機會，而且很快就要調動。」我問：

「大概什麼時候？」

他屈指一算說：

「就在這個月內，不會超過這個月底（我記得那天是民國廿六年國歷一月十日前後，農曆仍是廿五年，大約是十二月初幾，算命是用農曆的）。

我默想，這個月內那會有什麼機會呢？隨說

：「請再算算，新調的職務，比現在的好，還是比現在的不好？」

他就又取那本書來查看，翻來翻去，一直皺着眉頭，過了好幾分鐘，才掩上那本書，慢吞吞地對我說：

「你又不是軍人，這倒奇怪。」

我見他欲說不說的神情，就問他：

「據先生的推算，究竟是好是壞，還請直說

，好的我要聽，壞的我更是要聽。」

他笑了笑說：

「我現在推算出來的，不是好壞的問題，而是難下定論，因為就你的八字推算，新調的職務和現在的職務，地位上沒有什麼高低，不過你現在的職務，沒有什麼權力，新調的職務，不但是有權力，而且還是兵權，你既不是軍人，現時代又不可能會文人帶兵，所以我就沒法下定論。」

他邊說邊注視着我，我內心真佩服他，但神情仍很自然的呃了一聲說：

「這真有點解釋不出，等過幾天我再來請教。」

就付了錢辭出。經過幾個晚上，想那命相先生的話，總覺得半信半疑，信的是，那時憲兵部隊，最高編階為團長（記得民國廿二、三年間，一度有憲兵旅的編制，不久就取消），團長和司令部處長的資歷編階差不多，那麼就是調動，也只有調任憲兵團長了。疑的是，那時各憲兵團團長，大都是軍校先期同學，且憲兵團長的任免，必須經 委員長核准，由第一團考量到第八團，沒有那一團團長，有調動的跡象（那時期的憲兵團團長：第一團，先是陳步雲，後任好像是黃珍吾，第二團，伍誠仁外調師長，由金德洋接任，第三團，蔣孝先於西安事變殉難後，由袁家佩繼任，第四團，先是吉章簡，後任好像是吳天鶴，第五團，文重孚，第六團，凌光亞，第七團，王公遐，第八團，韓文煥），那裏談得上調動不會超過這個月底呢？只好姑妄聽之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 第七種 第一屆中山文藝獎獲獎作品

葉蟬貞女士著 懷鄉集 正式出版 全面發行

國民大會代表，自由中國名女作家葉蟬貞女士所著之「懷鄉集」，榮獲中山文藝獎第一屆散文獎，惟葉女士前係自行編輯成書，印行出版，贈送親友，迄未對外全面發行，以致亟覩佳構之海內外讀者，頻頻垂詢，頃經葉女士修訂原著，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，列為中外文庫第七種公開問世，正式發行。「懷鄉集」全書都二十萬字，計二百餘頁，自即日起發售預約，定價十八元，凡在十二月十日前預約購書者概予特價優待，祇收新台幣十三元，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由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賬戶，當於十二月十日出書之日立即奉寄。